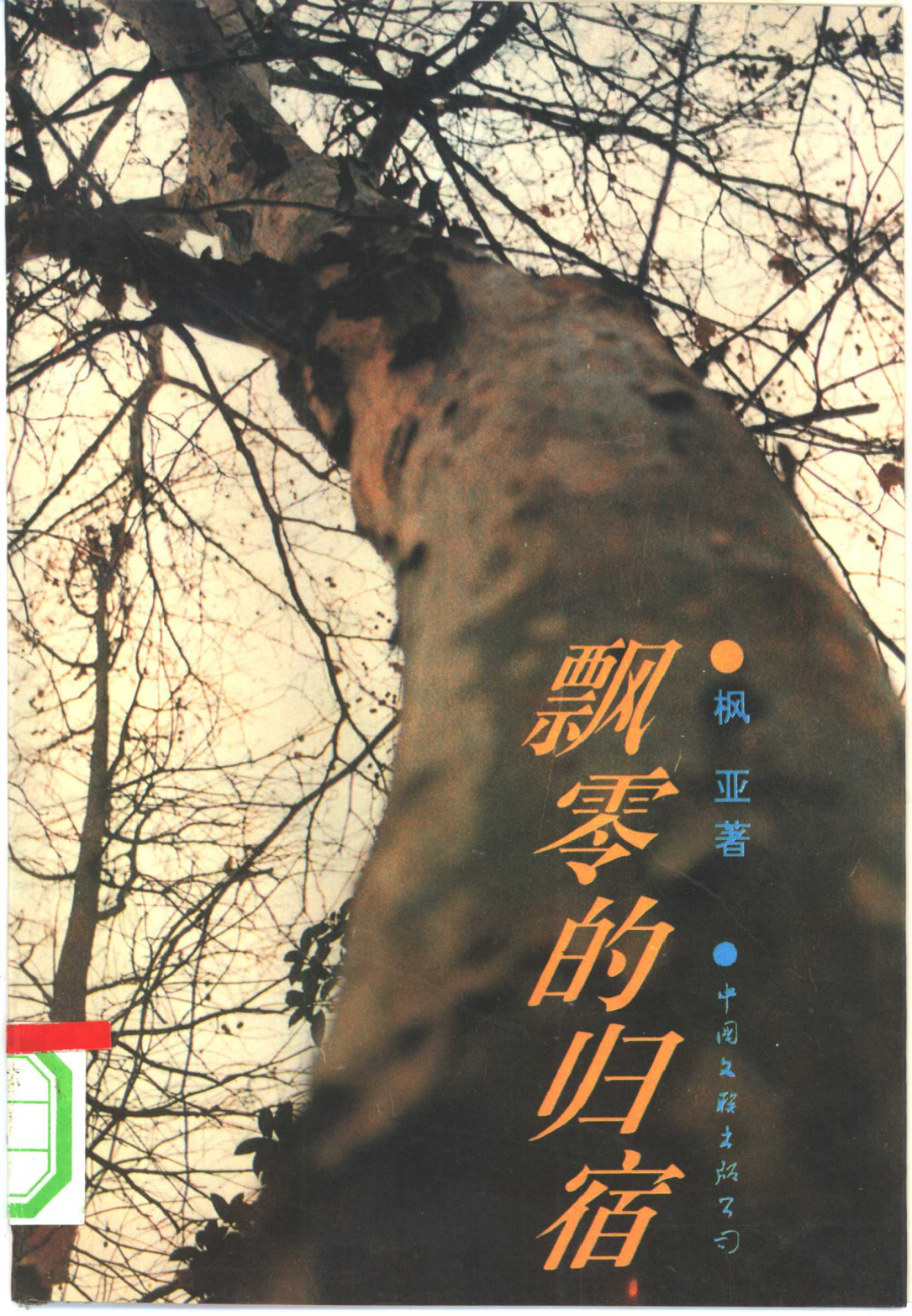




飘零的归宿

● 枫 亚 著

● 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飘零的归宿

枫 亚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25 印张 2 插页 236 千字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第数:1—6300 册

*

ISBN 7-5059-
I·1510 2139-8 (平)定价:11.00 元
(精)定价:17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引爆炸弹的士官长	(1)
第二章	遗孀惊梦	(23)
第三章	祸起萧墙	(91)
第四章	寻短见前后	(153)
第五章	两颗女人心	(187)
第六章	泪洒台北	(295)

第一章

引爆炸弹的士官长

居住在台北的石远天，这个被大陆上的家乡确认为死去将近四十年的人，在一九八八年春，他背着妻子周美珍，偷偷地给大陆上的哥哥石远宇、妹妹石远岚写了一封信。他怎么也不会料到，这封不到二百字的短信，竟会像一枚被引爆了的炸弹，击伤了两岸的多颗女人心，使她们顿足呼号直至寻死觅活，也震撼了两岸的多颗男人心，使他们激起难抑的愤怒或忧伤的怜悯。

事情得从石远天是个什么样的人说起。

石远天在台北，是个小市民。知道他底细的人，背后以欠尊重的口气谈论他：“你别看他长得像个美男子，个头高高的，花甲已过了几年的人倒还像五十五六岁样子，一些富婆见了他也要打量上几眼，可他在二十几年前只是个兵不像兵、官不像官的什么士官长，穷酸得没人看得起他，要过女人瘾，他得挑价格最低的‘绿灯户’。听说民国五十二年退伍时，只有一条草席子，像个流浪汉，要不是遇上顾卓成老头子扶他一把，他成不了家，立不了业的。你问他现在有多大实力？一幢三十来坪的旧楼，那还是昭和年代造的；手中的钱嘛，到不了三五百万新台币，他没有汽车，出门坐坐的士。”另一个参与谈论的人说：“听说他是在民国三十八年金门大捷中被俘虏过来的，被俘之前，在毛泽东军队里做什么卫生员，也是个小兵喇子。”另一个人插嘴说：“是个俘虏，

在军界不会有发头的。所以当兵当到胡子拖到脚背上，也爬不到小官的位置，他能当上士官长，已经算是走运的了。”

得过石远天好处而对他前半生情况不甚了解的人，谈起他来，便有些肃然起敬了。一个老太太对邻里说：“石先生是个好人。他看病有本事。我的几种病，都是吃他的药吃好的。我脚上几个鸡眼，也是他给烂了根的，现在我走起路来，上菜场买菜，脚一点儿不痛。”另一个常到石氏诊疗所看病的老太太说：“老嫂子，你说得一点不错。石先生看病，收钱少，也不要像去大医院看病那样排长队的。石先生问病问得细，说话笑眯眯地。一次我拿药钱不够，他说你先拿去吃，下次带来。去大医院看病，一是我们看不起，二是缺一个子儿你也休想吃到药的。”还有一位老太太说：“石先生家小姓周，是从前那个周老头家的女儿，人长得秀俊，像日本女人一样讲礼貌，比石先生小十一二岁。这么一个台北本地女人，肯跟石先生，还不是看上石先生人好。看看多少大陆上来的男人，有几人讨上台湾家小的。”另一个老太太说：“现今台湾女人肯跟大陆男人的慢慢多啦。大陆男人对家小好，不像日本男人把家小当奴隶来对待的。石太太肯跟那位石先生生儿育女，她没有跟错人。”

社会的口碑，虽不无夸张，不无偏颇，倒也能从总体上漫画般地勾勒出了这个石远天的轮廓。

二

要说飘泊在台北的大陆人石远天，在三十九岁上交好运，为后半生站脚铺一条路，离不开恩公顾卓成先生的照拂，这可是真有其事。

石远天因背着一个“俘虏”身份，在台北军方荣幸地爬到三

等一级士官长的军阶后，自知再爬一线要比登天还难。大陆去的多少老兵，并没有“俘虏”身份的负担，也只当到比士官长低的中士、上士。在军界的几个知己老兵，喝酒时劝他：“石远天老弟，既然晋升军阶无希望，又没法回到大陆去，你早退比迟退好，早退趁年纪还轻，到社会上谋个差使，糊口饭吃，不致于沦为乞丐的。”

为了后半生的生计，石远天向上峰呈交了退伍的申请书。上峰对石远天其人的印象还不错，便没有为难他，让他退出军界，在台北市自谋职业。

石远天领取退伍证书，是在一九六三年。上峰发给他的东西很微薄，当时台湾经济还不发达。台湾经济繁荣是从六十年代中后期起始的，经济发展后，后来退伍的老兵待遇就优厚得多了。石远天离开军营时，只领到了一顶蚊帐、两套衣服、一条被子、一双鞋，另外还领到了四百五十元新台币作为生活费。石远天服役期间，省吃俭用，抽烟抽拿不出手的“金马”香烟，连普通的“新乐园”香烟也不轻易买一包。至于玩“绿灯户”，他是一年玩次把而已，他赏识同事们说的一句粗俗话：“下头好过，上头就要吃苦。”他想，要解决这个男人应当解决的问题，还是要讨个家小。由于如此节省，他到退伍时倒也积蓄了几千元新台币。

举目无亲，石远天就像一条闭目鱼，游弋在台北市的茫茫人海中。住宿、吃饭、职业怎样解决？

他背着薄如纸的属于他的家当，在弄堂里找了一家小得不能再小、脏得不能再脏的旅馆，要了一张单人铺位，暂作栖身之地。老板见他是大兵，倒也不敢怠慢他，还给他敬了一支“双喜”香烟。他对老板说：“本人是军界医生，有看病的客人，你帮我介绍，我不收大钱，只收一碗面钱。”老板哈哈腰，赔笑说：“长官，我一定照办。”

这位士官长把现金小心地藏在内衣袋中，上街去找了小吃摊。摊主问：“长官，来碗熏鱼面，还是大肉面？”他说：“胃口不好，下碗青菜面，要加麻油、辣椒。”摊主敲着锅喊：“青菜面，外加麻油辣椒！”

坐在石远天对面的一个退伍军人，年龄在五十左右，胡子巴碴地，眼角边有一粒未被擦掉的眼屎。“老弟，也退下来了吧？”他给了石远天一支新乐园香烟。

“刚退。老兄呢？”石远天问。

“退四五年了。——听老弟口音，离上海不远吧？”

“江北Q县人，小时候到过上海。你呢？”

“无锡。”

“嗨，家乡人。”石远天拔出一支双喜烟给对方。

对方看看双喜烟，一笑：“老弟，派头不小嘛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，那是请朋友抽的。”石远天说着，掏出金马烟的烟壳子晃了晃。

“哈哈。”对方神经质地大笑。“唉，我们这些大陆来的兵大爷，老落到这步田地！”说罢，抹了抹眼睛。

石远天指指他的眼角。

对方的食指扒了一下眼角，一看一粒米粒儿大的眼屎沾在食指尖上，他把眼屎擦到桌子的反面。“砂眼。”他解释过以后，问：“老弟，退下来后有什么去处呀？”

“我是没头的苍蝇，割了尾巴的狗，不知往哪里去。我是病急乱投医，指望能有个安生立命的差使。”石远天自嘲地说。

“老弟，我倒可以给你这位家乡人、我的落难兄弟指个路子。”他抽着双喜烟，催摊主：“老板，老子的排骨面，怎么还没好？”

“先生，别急。”老板说完，在锅边认了认面碗，撇了块大排，

唱道：“排骨面来了！”

那人怕面烫嘴，让它冷一冷，对石远天说下去：“老弟，你是Q县人，你可知道台北有个Q县同乡会，会长是顾卓成，这位老先生义气重，肯帮同乡人忙，你登门拜他，没错。”

石远天在军营里不大出门，对社会情况知之甚少。听对方一说，顿时兴奋起来，说：“这是个好主意。但不知顾先生住在哪里？”

“你去Q县同乡会找他。他名气大得很，实力强得很。”对方把Q县同乡会的地址指点给了石远天。

石远天口头谢了对方，便吃起菜面来。

对方先吃好，要付钱。石远天按住对方的手：“别掏，兄弟请。”转脸对老板说：“排骨面钱我一起算。”

“那就破费老弟了。”对方说罢，踏着一辆破单车走了。

石远天这才想起，怎么忘了问此人姓什么。

吃完菜面，结过帐，他直奔那人指点的Q县同乡会地址去。路上，想到要不要给顾先生送点礼物，可又一想，人还没有见到，究竟真有其人，还是那个无锡人瞎说，要等弄明情况再说。

三

石远天果真在一条偏僻的街道，找到了Q县同乡会。会址并不气派，就是一个会议室大一些，其余几间都是不大的开间。

“顾先生在吗？”他问一位女士。

“在会长室。”她指了指。

他冒昧地走进会长室，对端坐在转椅里的一位约摸六十岁年纪的老者行了个鞠躬礼。“顾老先生吧？”

“我是顾卓成。”顾先生摘下老光眼镜，打量着来者，见是个

穿军装而无军衔标志的中年人，气度不俗，便说：“请坐。找我有啥事吗？”

“谢谢。”石远天往顾先生指的那张沙发上落座，显得谦恭地说：“学生是个退伍军人，家在大陆 Q 县，上峰同意学生在台北自谋职业，学生在台北社会上举目无亲，所以慕名来拜见顾老先生。”

“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

石远天往袋子里拿出退伍证书递交给顾先生：“学生姓石，叫石远天。”

顾先生拿过证书，看后把证书交还给了石远天。“石先生家在 Q 县哪里？”他操着 Q 县方音问。

“东复镇乡下。”

“石先生口音变得很厉害嘛。”

“我的同事是大陆各省人，平时说话都是南腔北调。”

“石先生是哪年来的台湾？”

“民国三十八年，从澎湖过来的。”

“澎湖？”

“是澎湖。”

“怎么到的澎湖？”

“请顾先生不要见笑，学生是金门大捷时在古宁头沙滩上被俘虏的。”

顾卓成一惊。“这么说，石先生原是在那边军队里干的喽？”

“是的。民国三十三年，家乡还在受日本人的害。这年秋天，日本人下乡捉人，我的父亲因为反抗，被日本人的机枪打死，身上中了五发子弹。学生为了替父亲复仇，民国三十四年春上，在本县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。”

“那叫新四军，是国共合作时期。”顾先生插话。

“因为我在东复镇一位医师那里学过医，新四军让我在一个连队里做卫生员。”

“打过日本人吗？”

“跟着连队打过几次。”

“开过枪吗？”

“一次伏击日本人，我甩过两个手榴弹，炸着了三个日本人。”

“嗯，抗过日，很好嘛。”顾先生这才露出了笑脸。“当新四军之前干什么呢？”

“没干什么。先在家乡念小学，后来去上海，我祖父在上海经商，我到祖父身边读中学。祖父破产，我重新回到东复镇乡下。”

“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呀？”

“我离家时，有母亲，一个哥哥、一个妹妹、两个弟弟。来台湾后，没有联系，现在家里还有什么人就不清楚了。”

顾先生听到这里，点点头，起身给石远天倒一杯茶。

“谢谢顾先生。”石远天恭敬地站起来接茶。

“坐，坐。”顾先生回到自己的转椅上坐下。“石先生是个军人，军中无戏言，我相信你说的是实情。你在台北什么军阶？”

“士官长。”石远天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你在金门大捷中被俘到这边，去澎湖受训后来台湾，你能升到士官长，这说明你运气不错。石先生，你们士官长有不少等级吧？”

“是的。有三等九级。最低的是一等一级，最高是三等三级，三等三级可拿校官薪饷。”

“石先生是三等三级吧？”

“不到，还差两级。”

“三等一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石先生今天来，是要同乡会帮助找个职业，是吧？”

“正是。学生恳望家乡长者顾老先生给指点一口饭吃，干什么都可以的。”

“石先生的专长是——？”

“从医。”

“内科还是外科？”

“外科。不过内科也学过一点。”

顾先生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石先生，我们同乡会有一项内容，就是帮助生活无着的家乡人寻找谋生之路。石先生的事，我可以放在心上。”

“太感谢顾老先生了！”石远天感动地说。

“不过，石先生，我要告诉你，谋找职业也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。既是家乡人，我会尽力而为的。这样，你明天来电话，我给你回音。”说罢，顾卓成给了石远天一张名片。

石远天站起来，向顾先生鞠躬告辞。

第二天，他给顾先生去电话，回音是正在联系。第三天又打电话，回音仍是正在联系。直到第七次打电话，顾先生才爽朗地回答：“石先生，你可以来办报到手续了。”

石远天这次去同乡会，给顾先生带了人参、鹿茸、燕窝几种礼品。顾先生收下了。他不是见小利眼开之人，他收下礼，一者让石远天心里感到踏实，二者也是收下一位孤身飘零在台北的家乡人的一片心意。

“石先生，你去我的老朋友办的公司当一名职员。薪俸不算太低。我希望石先生勤奋诚实守职，不给老夫下不了台。”顾先生恳挚地叮嘱说。

石远天激动地表示：“学生一定牢记顾老先生教诲。”

石远天去这家公司供职，因业务不熟，头两个月，没有能做出明显成绩。但随后，他有了点经验，业务越做越好，年终分到十几万余元新台币。

一九六四年，他得到顾卓成扶持，开办了石氏诊疗所。雇请的陈先生、赵先生两位医师，医术较高，他们是由顾先生推荐给石远天的。

这年夏天，顾卓成和顾太太约见石远天，想给他做媒，帮他成个家，石远天是求之不得。

“远天，”顾卓成和石远天建立了较深的感情，称谓上也作了改变，不再喊石远天为先生，“你实话告诉我，大陆上你有没有成过家？”

石远天在几分之~~一~~，~~他~~不能讲。为不让顾卓成夫妇看出破绽，他~~只得吞吞吐吐地说~~顾老先生是我的恩公，我不会说假话，我离家那~~个~~才~~二十岁~~，根本没有成家。”

顾太太说：“俗语说会说的路上，媒婆的嘴。”做媒要能说会道，但也不能骗了人~~要~~，~~要~~老实话，远天把这点说清楚了，顾先生心里才踏实。”

“很好，过去没有成过家，媒人好说些。”顾卓成为此很高兴。

这次约见后，顾卓成正式出面做红娘。他给石远天介绍的是台湾籍、汉族女性周美珍。周美珍是年二十八岁，初中文化，做过女工，二十三岁结过婚，丈夫是汽车司机，不幸出车祸身亡。周美珍的父母均已去世，家里只有一个二十四岁的弟弟周平，周平是一家公司的职员。当时周美珍的姨妈还在世，顾卓成通过别人搭桥，和周的姨妈谈了石远天的情况。他说：“我们同乡会的成员石远天先生，原在军队供职，是工薪不低的士官长。去年退伍后，在一家大公司任职，收入丰厚。今年石先生开办诊疗所，前途可观。石先生年纪不算大，四十岁，老家在大陆，他离家时才二十一岁，

从未婚娶过。石先生相貌能称美男子，医术也有名气，算是个才貌双全之人。我意把你的外甥女周美珍介绍给石先生，你看怎样？”

周的姨妈听说顾卓成先生很有钱，且在社会上有名望，他来_{做媒}，是高抬了她的外甥女周美珍了。于是，喜形于色地说：“我听听这位石先生不错。我今天就找美珍说说。”

几天后，周美珍和石远天在公园里见了面。石远天见周美珍个头不算矮，体形苗条，肤色白嫩，五官可称俊丽，真有些一见钟情了。周美珍见石远天在貌相上有美男子的魅力，说话举止沉稳，她心里感到满意。

双方经过三个多月的频繁接触，于一九六四年中秋佳节成亲。顾卓成先生出席婚礼，作为证婚人讲了话。顾太太为这对夫妻赠送了茶具及小孩服装，祝愿说：“望你们明年抱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”

果然，第二年，即一九六五年九月，周美珍生了儿子石超，隔了一年又生了女儿石英。有了一子一女，周美珍便不再生育。

以后二十几年，石远天夫妻感情和谐亲密。儿子读到医科大学毕业，毕业后在诊疗所做医生。石超娶的媳妇名叫林芝丽，是财校毕业生，现在石氏诊疗所管帐，被称为诊疗所的女财务大臣。石英在大学读文科，已读了二年，还没有谈朋友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海峡两岸形势趋于缓和。台湾允许家在大陆的在台人员去大陆探亲。哪知这个喜讯，竟然成了石远天引爆一枚炸弹的导火线。

四

Q县同乡会有几个成员，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底便离台去

大陆，他们先后于一九八八年春节前后回到台北。他们回台后向石远天讲了家乡的许多信息，劝他争取早日回家乡看看亲人。顾卓成老先生也于一九八八年二月离台回Q县。老人是从香港启程的，临行前未能与石远天取得联系。再说，顾老先生已八十五岁高龄，行走有些不便，石远天也不好意思烦老人去东复镇探询石氏家族的情况。

在探亲风愈刮愈烈的氛围中，周美珍心里七上八下。她不希望丈夫石远天探亲，一是为花费大，二是怕与大陆老家来往，听说大陆上生活比较苦些，老家的人以为石远天在台北发了大财，这个伸手，那个要物，不好应付。

“远天，你不要赶时髦，我们在台北的关系简简单单，开支也省，你不探亲，大陆上老家的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。”周美珍劝他说。

“美珍，你生在长在台北，假如你在大陆上生活三四十年，一无音信联系，你也会想念台北的。人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叫我不想老娘，不想兄弟姐妹，我难做到啊。”石远天不想在妻子面前遮掩自己的思乡心切。

“想总归要想的。我是说，不要忙于探亲嘛。”周美珍变了一点语气，但骨子里要阻止他探亲没有变。

“美珍，我们不谈这些。我同意你的想法，把我们家庭弄弄好，日后买幢新楼，晚年过得舒服些。”石远天指指现在住的这幢旧楼说。

周美珍满意地笑了，说：“这幢旧楼，孩子们都嫌寒酸，除了后院大些，没有一样好。”

石远天和周美珍的心态，也受到台北人追求奢华消费的影响。台北市由于工商业的飞速发展，其生活繁荣与紧张，现在同纽约、东京、巴黎、香港一样的有名。这里的私家汽车远比香港多。在台北，一辆汽车平均要五十万元新台币，相当于一个员工

一年的薪水，尤其停车位的租费昂贵得惊人。台北人除了追求买车之外，另一个追求就是买房子，买三室至四室一厅的住房就要几百万元新台币。夜晚在台北的街上几乎见不到路灯，大街亮如白昼，商场的橱窗布置得金碧辉煌，只要在这样的大街上走一走，你就想赶快去挣钱。这里的富婆阶层非常引人注目，她们结伙聚餐打麻将，或去岛外旅游观光，或是结伙向慈善机构、佛堂寺庙捐些款物。她们穿戴得花枝招展，整天快快乐乐。这些巨富之妻、少商之母、单身贵族成了社会奢侈消费的代表。台北市民普遍追求着更高的消费，而更高的消费又需他们对挣钱作出加倍的努力，民众生活的都市化实在令人眼花缭乱。石远天一家人的生活，论吃穿，富足有余，一年积余一二百万新台币不成问题。但要买私家汽车和别墅式的新楼尚无这个财力。这种在挣钱和消费上的落差，使他们内心很感压抑，以至感到空悬。看看这三十多坪面积的旧楼，设备是老式的，连一个像样的卫生间也没有，木地板旧得呈泥土色，客人来了说：“石先生，还不买幢新楼呀？”石远天和周美珍只好说：“恐怕还得等几年哩。”在这种窘态下，石远天总不弄忘弄记弄领弄客弄人弄看弄看弄这幢旧楼的后院。后院用围墙围着，约有三十坪的面积，院内有原子防护井，有婆婆的榕树，有圣诞树以及十余种花卉，还有一个瓷圆台和四只瓷圆凳。客人看了啧啧说：“石先生，这后院可是让人羡慕呀！”只有听到这句话时，石远天才有宽慰地说：“面积不小，我没有时间好好去摆弄它。”

到了三月初，石远天再也耐不住思乡之苦，他已经决定给东复乡的哥哥石远宇写封信。但又怕石远宇来信谈及他在老家的妻室施云霞和儿子高高的情况。一旦让周美珍知道了那就不好办了。于是，再三考虑，他决定一旦大陆来信可托恩公顾老先生转他本人亲收，这就保险了。